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3年雨果奖、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



Coraline
鬼妈妈
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
杨玲玲 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获2003年雨果奖、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奖

Coraline

鬼妈妈
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
杨玲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妈妈/[英] 盖曼著;杨玲玲译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5

(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)

ISBN 978 - 7 - 5324 - 8679 - 3

I. ①鬼… II. ①盖…②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210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 - 2010 - 567 号

CORALINE by Neil Gaiman

Copyright © 2002 by Neil Gaim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
Juvenile and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
arrangement wit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

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

鬼妈妈

[英] 尼尔·盖曼 著

杨玲玲 译

范博文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傅 薇

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

技术编辑 张伟群 陆 赟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8.5 字数 90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4 - 8679 - 3/I · 3226

定价: 1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1



他们搬进这座房子才一会儿，考罗琳就发现了这扇门。

这是一座很老的房子，上面有阁楼，下面有地窖，杂草丛生的花园里长着一些生长了多年的大树。

这座房子并不全部归考罗琳家所有，因为这座房子太大了。他们只拥有它的一部分。

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座老房子里。

在考罗琳家下面一层的一楼，住着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。她们俩又老又胖，和一群上了年纪的苏格兰高地猎狐狗生活在一起，这些狗叫哈密什、安德鲁和乔克之类的名字。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从前当过演员，斯宾克小姐第一次见到考罗琳时，就把这事儿告诉她了。

“你看，卡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她把考罗琳的名字都念错了，“我本人和福塞伯小姐年轻的时候，都是著名的演员。我们都登台表演过，宝贝儿。哦，别让哈密什吃那个水果蛋糕，要不然它会整夜拉肚子的。”

“我叫考罗琳，不是卡罗琳，是考罗琳。”考罗琳说。

在考罗琳家上面一层的阁楼里，住着一位留着大胡子的疯老头。他告诉考罗琳，他一直都在训练老鼠表演马戏，但他是不会让任何人看的。

“等到有一天，小卡罗琳，等它们全都准备好了的时候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将看到我的老鼠马戏奇迹。你问我，为什么你现在不能看。你是这样问我的吗？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平静地说，“我请求你不要叫我卡罗琳。我叫考罗琳。”

“你现在看不到老鼠马戏的原因嘛，”楼上的老头说，“是因为老鼠还没有准备好，也没有排练好。所以，它们拒绝演奏我为它们写的曲子。我为老鼠写的所有的曲子都会被演奏成喔嘤，喔嘤。不过白老鼠只肯演奏嘟嘟，嘟嘟。我在考虑用不同种类的奶酪试验它们。”

考罗琳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老鼠马戏表演。她想这个老头多半是在瞎编。

那天，在他们搬进来之后，考罗琳就去探查了。

她探查了花园。这个花园很大，花园的最后面有一个旧网球场，可是这座房子里并没有人打网球，网球场四周的栅栏有许多破洞，球网也都要烂光了；花园里有一个破旧的玫瑰园，里面长满了

矮小破败的玫瑰丛；花园里有一座全是石头的假山庭园；草地上长着一圈深棕色的伞菌，像跳舞的小精灵，要是你不小心踩到它们，它们就会散发出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。

花园里还有一口井。在考罗琳家搬来的第一天，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就不停地对考罗琳说，那口井有多么危险，她们警告她，一定要离那口井远点。所以考罗琳尤其要去探查这口井，好知道它所在的位置，好离它远远的。

第三天，她找到了那口井，它就在网球场旁边一块杂草丛生的草地里，在树丛的后面。低矮的砖井几乎被高高的草丛遮住了。几块木板盖住了井口，以防有人掉进井里。其中一块木板上有个小孔，考罗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把石子和橡树果实从那个小孔丢进去，一边等着，一边数着，直到她听到它们扑通落进很深的水里。

考罗琳还探查过动物。她发现了一只刺猬，一张蛇皮（但不是蛇），一块看上去很像青蛙的石头，还有一个看上去很像石头的癞蛤蟆。

还有一只神气活现的黑猫，它坐在墙上和树桩上注视着她，不过要是她走过去，想和它玩一玩，它就会溜掉。

在这座房子里，她就是这样度过了头两个星期——探查花园和房子周围的场地。

吃中饭和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妈妈才把她叫进来。考罗琳在出去之前，总是要让自己穿得暖和一点，因为今年的夏天很冷；不过她每天都出去探查，直到天下起了雨，这时候，考罗琳就只好待在家里了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看书，”她妈妈说，“看录像。玩玩具。去纠缠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，要不然就去纠缠楼上的疯老头。”

“不，”考罗琳说，“我不要去做这种事情。我要去探查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，我真的不介意，”考罗琳妈妈说，“只要你别弄得一塌糊涂就行。”

考罗琳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落下的雨。它不是那种你能走出去的雨，它是那种从天空中喷出来，落在地上会溅起来的雨。这种雨可不是说着玩的，这种雨是有职责的，它眼下的职责是把花园变成泥沼、变成水塘。

考罗琳把所有的录像都看完了。她已经玩厌了玩具，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。

她打开了电视机。她不停地转换频道，可是除了穿着西装的男人谈论股票和访谈节目，就没有别的节目了。最后，她总算找到了可看的東西：这是最后半场称为保护色的自然历史节目。她看着动物、鸟和昆虫，为了逃避敌人，把自己假扮成树叶、树枝或是别的动物。她很喜欢这个节目，可是它很快就结束了，接下去的是关于蛋糕工厂的节目。

该跟她爸爸谈谈了。

考罗琳的爸爸一直在家。她爸爸妈妈两人都工作，做跟计算机有关的工作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家。他们两人有各自的书房。

“嘿，考罗琳。”她进来的时候，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嗯，”考罗琳说，“下雨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她爸爸说，“大雨倾盆啊。”

“没有，”考罗琳说，“只是下雨而已。我能到外面去吗？”

“你妈妈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，这种天气你不要出去，考罗琳·琼斯。”

“那就别出去。”

“可是我想继续探查。”

“那就在这层楼里探查吧，”她爸爸提议说，“你看，这儿有一张纸和一支笔。把所有的门窗都点清楚。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出来。外加发现热水器的考察。别来打扰我的工作。”

“我能进客厅吗？”客厅是琼斯家摆放昂贵（但不舒服）家具的地方，这些家具是考罗琳的奶奶去世后留下来的。那儿是不准考罗琳进去的。没有人进去。那儿只是摆样子的地方。

“只要你不搞得一塌糊涂，而且什么东西都不要碰。”

考罗琳仔细地想了想，然后接过纸和笔，开始在这层公寓里探查起来。

她找到了热水器（它在厨房的橱柜里面）。

她清点了所有的东西（153件）。

她清点了窗户（21扇）。

她清点了门（14扇）。

在她发现的所有的门当中，十三扇开着，一扇关着。那扇关着的门——在客厅最远角里的一扇雕花的棕色木头大门——锁上了。

她问她妈妈：“那扇门通向哪里？”

“不通向哪里，亲爱的。”

“它肯定通向什么地方。”

她妈妈摇了摇头。“去看看吧。”她对考罗琳说。

她伸手从厨房的门框顶上，拿下来一串钥匙。她仔细地在里面挑着，然后找出来一把最旧、最大、最黑、锈得最厉害钥匙。她们走进了客厅。她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那扇门。

门一下开了。

她妈妈说得对。这扇门确实不通向什么地方。它只通向一面砖墙。

“当这地方过去是一栋别墅的时候，”考罗琳妈妈说，“这扇门是通向某个地方。后来他们把这栋别墅改成公寓以后，就用砖把这里砌死了。另一边是空的公寓，在这座房子的另一边，那套空的公寓还没卖出去。”

她关上了门，把那串钥匙放回到厨房的门框顶上。

“你没把门锁上。”考罗琳说。

她妈妈耸了耸肩。“我干吗要锁它？”她问，“反正它也不通到什么地方。”

考罗琳什么也没说。

现在外面的天几乎全黑了，雨还在下着，雨水急促地打在窗户上，模糊了外面街上汽车的灯光。

考罗琳的爸爸停止了工作，给大家做晚饭。

考罗琳露出了厌恶的神情。“爸爸，”她说，“你又自己创造食谱啦。”

“这是葱炖土豆，配上龙蒿和融化的格鲁耶尔奶酪。”他承认说。

考罗琳叹了口气。然后她走到冰箱跟前，取出了微波油炸土豆条和微波迷你比萨。

“你知道我不喜欢吃你的这些菜。”她对她爸爸说。她的晚饭一圈又一圈地转着，微波炉上的红色小数字倒数到了零。

“如果你尝一尝，没准你会喜欢的。”考罗琳的爸爸说，不过她摇了摇头。

那天晚上，考罗琳躺在床上很久都睡不着。雨已经停了，而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有什么东西发出了答——答——答——答——答——答的声音。她在床上坐了起来。

什么东西还在响着嘎……吱……

考罗琳下了床，朝走廊上看去，可是她没有看到什么反常的事情。她顺着走廊走去。从她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来了低沉的鼾声：那是她爸爸；偶尔的梦呓声：那是她妈妈。

那些声音，不管它是什么，考罗琳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

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
那是一个很小的黑影，像一小团夜色一样，飞快地沿着黑暗的走廊逃窜。

她希望那不是个蜘蛛。蜘蛛总是让考罗琳极度不安。

那个黑影跑进了客厅，考罗琳有点紧张地跟着它。

房间里很黑。唯一的光亮来自走廊，站在门口的考罗琳，在客厅的地毯上投下了巨大和变形的影子。她看上去像一个瘦瘦的女巨人。

就在考罗琳犹豫着要不要开灯的时候，她看到那个黑影慢慢地从沙发下面爬出来。它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不出声地穿过地毯，朝

着房间最远处的角落冲去。

房间的那个角落里没有家具。

考罗琳打开了灯。

角落里没有任何东西。只有那扇通往砖墙的门开着。

她明明看到她妈妈关上了那扇门，可它现在微微开启着。只有一道缝。考罗琳走过去，往里面看了一眼。那儿什么都没有——只有一面用红砖砌的墙。

考罗琳关上了那扇旧门，熄了灯，上床睡觉去了。

她梦到了一些黑影，避开光线溜来溜去，直到它们全都聚集在月光下。这些小黑影长着通红的小眼睛和黄色的尖牙。

它们开始唱了起来：

我们虽小但我们很多，
我们很多但我们很小，
在你起来前我们在这里，
在你躺下后我们还会在这里。

它们的声音很尖，像带着哭腔的耳语声。这种声音让考罗琳觉得很不舒服。

后来考罗琳梦到了几个商业广告，再后来她什么也没梦到了。

2



第二天，尽管天不下雨了，但是浓浓的白雾笼罩着这座房子。

“我要出去散步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别走太远了，”她妈妈说，“穿得暖和一些。”

考罗琳穿上了连帽的蓝色外套，戴上了红围巾，套上了黄色的橡胶靴。

她出门了。

斯宾克小姐正在遛狗。“嘿，卡罗琳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真是恶劣的天气。”

“是的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我曾经演过鲍西娅^①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福塞伯小姐总是说起

① 莎士比亚《威尼斯商人》一剧中的女主角——译者注。

她的奥菲莉亚^①，不过人们来看的是我演的鲍西娅。当时我们都登台表演。”

斯宾克小姐裹在套头衫和开襟的羊毛衫里，使她显得更矮更圆了。她看上去像一个毛茸茸的大蛋。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这让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。

“他们常常把鲜花送到我的化妆间里。真的。”她说。

“谁送花给你？”考罗琳问。

斯宾克小姐谨慎地朝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她先朝左边看着，然后朝右边看看，又使劲地往雾里看，好像有人在偷听似的。

“男人。”她小声说。然后她拽着狗，摇摇摆摆地朝房子走回去。

考罗琳继续散步。

考罗琳围着房子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，看到了福塞伯小姐，她站在与斯宾克小姐合住的公寓门口。

“你看到斯宾克小姐了吗，卡罗琳？”

考罗琳对她说看到了，斯宾塞小姐正在遛狗。

“我希望她没有迷路——要是她迷路了，她会起带状疱疹的，你等着瞧吧。”福塞伯小姐说，“你能在这种雾天里找到路，肯定是个探险家。”

“我是个探险家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你当然是，宝贝儿，”福塞伯小姐说，“行了，别迷路了。”

考罗琳在灰色的迷雾中穿过花园，继续走着，她一直不让自己

① 莎士比亚悲剧《汉姆雷特》中的女主角——译者注。

的视线离开那座房子。大约走了十分钟后，她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发的地方。

她额头上的头发软塌塌湿乎乎的，她的脸也湿了。

“哎哟！卡罗琳！”楼上的疯老头喊。

“哦，你好。”考罗琳说。

在迷雾里她几乎看不到那个老头。

他从房子外面的楼梯走下来，这段楼梯向上经过考罗琳家的前门，通往他住的公寓的门。他走得非常慢。考罗琳在楼梯的下面等着。

“老鼠不喜欢这种雾天，”他对她说，“这种天让它们的胡须都耷拉下来了。”

“我也不怎么喜欢雾天。”考罗琳承认说。

老头俯下身来凑近考罗琳，她的耳朵都被他的胡子戳痒了。“老鼠捎信给你了。”他小声说。

考罗琳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它们让我告诉你：别穿过那道门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你懂这话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考罗琳说。

老头耸了耸肩。“这些老鼠，它们太有意思了。它们把事情弄错了。它们弄错了你的名字，你知道。它们总是说考罗琳。不是卡罗琳。根本不是卡罗琳。”

他从楼梯角拿起一个牛奶瓶，开始上楼，回他的阁楼去了。

考罗琳走进了门。她妈妈正在书房里工作。她妈妈的书房里有花的香味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考罗琳问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学？”她妈妈问。

“下星期。”考罗琳说。

“嗯，”她妈妈说，“我想，我得给你准备上学穿的新衣服了。提醒我，亲爱的，要不然我会忘记的。”她继续对着计算机显示屏打起字来。

“我该干什么呢？”考罗琳重复了一句。

“去画画吧。”她妈妈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。

考罗琳想把雾画出来。画了十分钟，她的手里仍是一张白纸，在一个角落里，她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了“雾”。她嘟哝着把纸递给了她妈妈。

“嗯。很有现代感，亲爱的。”考罗琳的妈妈说。

考罗琳悄悄地走进了客厅，想把角落里的那扇门打开。门又被锁上了。她猜想，肯定是她妈妈又把它锁起来的。她耸了耸肩。

考罗琳去看她爸爸。

他背对着门，一直在打字。“走开。”她进来的时候他欢快地说。

“我好没劲啊。”她说。

“学学怎么跳踢踏舞吧。”他提议说，连头都没回。

考罗琳摇了摇头。“为什么你不跟我玩？”她问。

“忙，”他说，“工作。”他补充说。他还是没有转过身来看她。
“为什么你不去找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？”

考罗琳穿上了外套，戴上了帽子，朝房子外面走去。她下楼，按响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家的门铃。考罗琳听到了那几只

苏格兰狗跑到走廊上，并发出汪汪的狂叫。过了一会儿，斯宾克小姐打开了门。

“哦，是你呀，卡罗琳，”她说，“安吉斯，哈密什，布鲁斯，快坐下，宝贝儿。只有卡罗琳一个人。进来吧，亲爱的。喝杯茶好吗？”

公寓里有股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和狗的味道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卡罗琳说。斯宾克小姐把她领到了一间布满灰尘的小房间里，斯宾克小姐管它叫客厅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些漂亮女人的黑白照片，还有一些放在镜框里的剧目表。福塞伯小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，正起劲地织着毛线。

她们在一个带茶碟的粉红色的骨瓷小杯里，给卡罗琳倒了一杯茶。她们还给了她一块加里波第饼干当茶点。

福塞伯小姐看了一眼斯宾克小姐，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继续织着毛线。“反正，阿普尔。就像我说的，你也得承认，就是老家伙也还是有活力的。”

“米里亚姆，亲爱的，我们两个人谁都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。”

“阿卡狄夫人，”福塞伯小姐回答说，“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奶妈、布莱克内尔女士、各种各样的角色。这些角色都让人忘不了。”

“好了，米里亚姆，我们意见一致了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卡罗琳觉得奇怪，她们是不是忘记她在这里了。她们太让人无法理解了。她断定她们在争执和那把老扶手椅一样陈旧、一样让人舒心的事情，这种争执其实没人赢，也没人输，却能没完没了地争下去，只要双方都心甘情愿。

她喝了一口茶。

“我能看懂那些叶子，只要你愿意。”斯宾克小姐对考罗琳说。

“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”考罗琳说。

“茶叶，亲爱的。我能看出你的将来。”

考罗琳把杯子递给斯宾克小姐。斯宾克小姐的近视眼盯着杯底的茶叶。她撅起了嘴唇。

“你知道，卡罗琳，”她过了一会儿说，“你的处境非常危险。”

福塞伯小姐哼了一声，放下了手里的毛线。“别傻了。阿普尔。别去吓唬这个女孩。你的眼神不行了。孩子，把杯子递给我。”

考罗琳把杯子递给了福塞伯小姐。福塞伯小姐仔细地朝杯子里看着，摇了摇头，然后又朝杯子里看着。

“哎呀，”她说，“你说得对，阿普尔。她果真有危险。”

“看到了吧，米里亚姆，”斯宾克小姐得意地说，“我的眼神好得跟过去一样……”

“我有什么危险？”考罗琳问。

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茫然地瞪着她。“它没说，”斯宾克小姐说，“对这种事情，茶叶不可靠。真的不可靠。它们适用于笼统情况，但不适用于具体情况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考罗琳问，她被这件事弄得有点担心。

“别在更衣室里穿绿色的衣服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

“也别提苏格兰的戏。”福塞伯小姐补充说。

考罗琳不知道为什么她碰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人，精神都不太正常。这些大人大概不知道她们在和谁说话。

“而且要非常、非常小心。”斯宾克小姐说。她从扶手椅里站起来，走到壁炉前。壁炉架上有一个小罐子，斯宾克小姐拿掉罐子的